

標點宋人平話

新編五代史平話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雙紅堂
小說
1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輿廢風燈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乖爭。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着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與兵動衆，驅着那熊、羆、貔、貅、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地。鬪經三合，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着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萬國平定，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田地裏舞着干羽，過了七十個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新編五代史平話殘八卷 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撰者 宋 闕名 撰，黎烈文 標點
卷 卷首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
編號 D86316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1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新編五代史平話殘八卷](#) 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標點宋人平話

新編五代史平話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雙紅堂
小說
1

東洋圖書印

雙紅堂
小說
1



例言

- 一、本書爲現存宋人小說四種之一。
- 一、本書以武進董大理授經據宋巾箱本景刊之五代史平話爲原本。
- 一、本書原本，俗文譌字，彌望皆是，今版一概不改，以全原書真面。
- 一、本書原本，殘闕之處，用⋮號表之。
- 一、校者學識淺陋，本書標點，錯誤之處甚多，如承讀者詳爲指正，不勝感盼。

黎烈文謹識
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



科 1988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燈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乖爭。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着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與兵動衆，驅着那熊、羆、貔、貅、羆、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地。鬪經三合，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着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萬國平定。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田地裏舞着干羽，過了七十個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聖人，爲見三綱淪，九法斃，秉那直筆，做一卷書喚做春秋，褒獎他善的，貶罰他惡的。故孟子道是：『孔子作春秋，而天下亂臣賊子懼。』只有漢高祖——姓劉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謀，真個是：

手拿三尺龍泉劍，

奪却中原四百州。

援後記

劉季殺了項羽，立着國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王信、彭越、陳豨之徒，皆不免族滅誅夷。這三個功臣，抱屈啣冤，訴於天帝。天帝可憐見三功臣無辜被戮，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韓信去曹家托生，做着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着個孫權；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個劉備。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曹操篡奪獻帝的，立國號曰魏；劉先主圖興復漢室，立國號曰蜀；孫權自興兵荊州，立國號曰吳。三國各有史，道是三國志是也。從這曹操開端篡漢，在後司馬懿也學他這局段，篡了魏；隋楊堅篡了周，煬帝弑了父親，淫了父妾，自立爲帝，荒淫无度，靠他混一天下，張着錦帆，造着迷樓，一向與妃子遊蕩忘返，便饑饉荐臻，盜賊蜂起，都不顧着。邵康節有詩道是：

螻蟻人民貪土地，

沙泥金帛悅姬姜。

袁天綱

煬帝恁地荒淫无道，那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向地名江都將煬帝殺了，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尋受隋禪，革命爲唐。秦王名世民的，將那哥哥太子建成殺了，傳位爲皇帝，號做太宗。自登極後，從魏證之諫，用房元齡，杜如晦做宰相；用李靖，蔚遲敬德做將帥。正觀年間，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馬牛孳畜，遍滿原野；行旅出數千里之外，不要賣帶糧草；蠻夷君長，各各帶刀宿衛，係頸闕庭；一年之間，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當時恁地太平，太宗皇帝一日宣喚袁天綱入司天臺觀觀天文，推測世運。袁天綱在司天臺无事，把那世數推驗，做一個圖識。正在推算，忽太宗到來，謊得袁天綱疾忙起來，起居聖駕。太宗待覷他算個甚麼文字，袁天綱進前將太宗背推住，叫：『陛下不要看覷！』便口占一詩道：

茫茫天運此中求，

世代興亡不自由。

萬萬千千說不盡，

何如推背去來休。

袁天綱道：『天地萬物，莫能逃乎數。天地有時傾陷，日月有時晦蝕。國祚之所以長短，盜賊之所以生發，皆有一個定的數在其間，終是彈避不過。』那識上分明寫出兩句來，道個甚的？

非青非白非紅赤，

川田十八無人耕。

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個字謎：非青非白非紅非赤，莫是個黃的色？這是「黃」字分曉；川田十八，這是個「巢」字分曉。只因袁天綱寫下了這兩句讖了，直到大唐第一十八個的皇帝，喚做僖宗皇帝——小名做儂，在後改名做儼，是懿宗皇帝的第五個兒子——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崩，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兩個，策立普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做乾符元年。是時僖宗年才十二歲，自僖宗登極後，關東連年旱乾，田禾不熟，百姓飢餓，流徙四散，嘗有翰林學士盧攜上表，表文曰：

「臣聞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其本根，則春夏枝葉榮茂。切見關東境內，連年旱災，禾稼无可割刈，所至饑荒，人无依倚，待盡溝壑。朝廷雖加存卹蠲免，餘稅實无可徵。而州縣文移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僅可供給催租吏卒酒食之費。朝廷倘无實惠撫存，百姓委實生受。乞勅州縣，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稅，盡與住徵；仍開發義倉，亟加賑給。庶人蒙實惠，如解倒懸。臣愚昧死謹言，伏候 睿旨。臣盧攜表上。」

僖宗方在幼冲，縱有忠臣直諫，怎生省得？只靠那丞相路岩，排行喚佐路十的，處置軍國大事。奈緣路十蒙蔽聖聰，向僖宗根前只奏道：「四境无虞，兵戈頓息，四時順序，禾稼豐登。」卻嫌着盧翰林進那一表，奏道：「盧攜妄奏災旱，熒惑聖聽，合該賜死。」使那宣使矯詔去賜盧攜死。密令差去的人員，剔取他結喉三寸以進，驗他死的虛實。朝廷行着這般政令，无一人敢奏事進言。到那十一月，有那秀才王仙芝，是那鄆州人氏，同着那濮州秀才尚君長、齊州王璠、維州楚彥威、淄州蔡溫玉，因就試長安，試官只取勢家子弟應選。這幾個秀才皆是寒族，怨望朝廷，爲見蝗虫爲災，天下饑饉，遂結謀聚衆，在那鄆、曹、濮三州反叛。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真個是：

不向長安看花去，

且來落草佐英雄。

王仙芝倡亂之後，遠近從亂的都來相附爲盜，剽掠州縣。蓋是世之盛衰有時，天之興廢有數。若是太平時節，天生幾個好人出來扶持世界；若要禍亂時節，天生幾個歹人出來攪亂乾坤。且說曹州冤响縣，有個富人黃宗旦，家產數萬，販鹽爲生，喜聚集惡少。是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黃宗旦妻懷胎，一十四個月不產。一日，生下一物，似肉毬相似，中間卻是一個紫羅襖裏得一個孩兒，忽見屋

中霞光燦爛，宗旦向妻道：『此是不祥的事物！』將這肉毬使人攜去僻靜無人田地拋棄了。歸來不到天明，這個孩兒又在門外啼叫。宗旦向妻子道：『此物不祥，害之恐惹災禍。』遣伴當每送放曠野——名佐青草村——將這孩兒要頓放烏鳶巢內，便是擲下來，他怎生更活過個七個日頭？黃宗旦因行從青草村過，但聽得烏鳶巢裏孩兒叫道：『耶耶！你存活咱每，他日厚報恩德！』宗旦使人上到巢裏，取將孩兒下來，抱歸家裏看養，因此命名佐黃巢。黃宗旦又向妻子說了孩兒啼叫的事一遍，其妻道：『這個孩兒真個作怪！若不與吾宗，定是滅吾族。莫若傍今殺了，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斬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再發。』黃宗旦道：『天要壞我家門，殺了這孩兒是逆天道。且養活教長成，看他又作麼生？』不覺年至十四五歲，身長七尺，眼有三角，鬚毛盡赤，領牙无縫，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右臂上天生肉隨毬一個，背上分明排着八卦文，胸前依稀生着七星鬘。自小學習文章，博覽經史，性好舞劍，會把劍向空擲去，一劍須殺一人，又會走馬放箭，每發一箭，不差毫釐。輕財好義，一日，有一道士過門，將一口劍送與黃巢，稱道：『上天賜與黃巢。』道罷，不見道士去向。黃巢得這一口劍，號佐桑門劍。子細觀時，劍上有「混唐」二字。乾符二年，朝廷降詔興賢，黃巢一見，

心中大喜，這是男兒立功名之時，真是

降下一封天子詔，

惹起四海狀元心。

黃巢一日辭了爺娘，選下了日，直往大國長安赴選。黃巢登程後，免不得飢飧渴飲，夜宿曉行，來到長安，討一個店舍歇泊。明日到試院前打探試日分，到試場左側，已知得日分了。歸歇泊處來，等候得赴試日已至，同士子入試場，把十年燈窗下勤苦的工夫盡力一戰。試罷，出試院等候開榜。等至三日，更无消息。黃巢意中驚疑，未免且去探榜。行得數步，探聽得試院開榜了，卻是別人佐了狀元，別人佐了榜眼，別人佐了探花郎。黃巢見金榜无名，悶悶不已，拈筆寫着四句：

拈起筆來書個字，

多應門裏又安心。

囊篋枵然途路遠，

恹皇何日返家門？

黃巢因下第了，點檢行囊，沒十日都使盡；又不曾做甚經紀，所謂床頭黃金盡，壯士无顏色。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黃巢愁悶中未免題了一首詩，道是：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細雨洒霏微，

催促寒天氣。

蛩吟敗草根；

鴈落平沙地。

不是路途人，

怎知這滋味！

題了這詩後，則見一陣價起的是秋風，一陣價下的是秋雨；望家鄉又在數千里之外，身下沒些個盤纏，名旣不成，利又不遂，也只是收拾起些個盤費，離了長安，待前途……打聽……意下謁那賢豪，討些津發，奔歸鄉里，行了數十日，來到宋州碭山縣，小地名午溝里，打聽得那裏有一個朱教授，小名喚做朱誠，在鄉里開設學館，將五經教導百十個徒弟，一鄉都叫他做朱五經，做了那小學的師父。黃巢思量：『咱每今番下了第，是咱的學問短淺，明日寫着榜子，做着一首詩，去見那朱五經，問他學習些個。』那詩道：

百步穿楊箭羽疎，

躊躇難返舊山居。

鰕生欲立師門雪，

乞授黃公一卷書。

朱五經看了這詩道：『秀才您每下第不歸故鄉？小生慣誦經史，教導鄉里徒弟，無過是教他學習個孝弟忠信的道理，識認得個三綱五常，如門下高作末句，願學黃石公兵法，規賢丈志氣不凡，非

小生所敢與聞。』黃巢道：『小生意下不是恁地說，爲見而今世界不是修文時節，小生赴選長安，取的三名不是權勢子弟，則是豪富兒郎；咱每寒酸貧儒，縱有行如顏、冉，文如班、馬，也不中選。看來只好學取長槍大劍，乘時作亂，較是活計。咱每貧儒，處這亂世，飢來有字不堪飡，凍後有書怎耐冷？便如師父平日無書不讀，直是皓首一經，也不得一名半職，便在鄉里教着徒弟，也濟得甚事？』朱五經道：『分明是如賢所教，但是小生自小兀坐書齋，不諳其他生活，只得把這教學糊口度日，爲之奈何？』朱五經有三個的兒子：第一的名做全昱，第二的名做存，第三的名做溫，各自小年不肯學習經書，專事遊手好閑，平常間喫麪酒，使大棒，交遊的是豪俠強徒，說話的是反叛歹事。在屏風後倒臥，忽聽得黃巢向他爺說着那使槍使劍的話，心下快活，思量這人也是個好漢，未免出來與他厮見。朱五經向黃巢道：『秀才無事，且在家裏閑坐，待討些盤纏相贈。』那朱溫、朱全昱兄弟，每日間邀取黃巢出去閑走。一日，黃巢見有一鴈飛從天外來，黃巢拿起一張弓，滿如弦月，放一隻箭，快似流星，將鴈兒左翼射過，從半天攔下來，鴈口中啣得一紙文字。黃巢未見那文字時，萬事都休；才見了那文字後，十分惡氣上心來，鐵石萬鈞也遏不住。那紙上寫着個甚的？道是：

四邊雲霧迷，

黃巢……

丈夫四方志，

急急奔仙芝。

黃巢看了這首詩，道是：『詳詩中意義，是教咱每去投奔王仙芝也。』（那時王仙芝在曹、濮、鄆三州作亂。）曹州是咱每鄉故，待奔歸去，又沒果足，怎生去得？那朱溫聽得恁地，說道是：『賀喜哥哥！射鴈得詩，分明是教取哥哥行這一條活路，便無果足，又做商量。咱三個兄弟，且去買些個酒喫了，却做話說。』見那酒店前掛着一個酒望兒，上面寫四句詩道：

百尺竿頭一布巾，

分明寫出酒家春。

相逢不飲空歸去，

洞口桃花也笑人。

黃巢和那朱溫、朱全昱、朱存三個兄弟，一同入那酒店裏坐地，喚酒保買盃酒和肉來，四個一就喫了。那黃巢拿着酒盞擡身起來，向朱全昱兄弟道是：『咱孤單一身，流落外里，願與哥哥結義為弟兄，他時富貴無相忘。』那朱全昱道：『咱每也有這般意思。』便敘年紀大小，黃巢與朱全昱同年，卻大了五個月，便拜黃巢為兄，那朱全昱、朱存、朱溫做弟弟，盟約已定，當時朱溫笑道：『哥哥好說。』

以多朱全昱、朱存、朱溫、黃巢、王仙芝、曹州、濮州、鄆州、射鴈得詩、結義為弟兄、盟約已定、當時朱溫笑道、哥哥好說。



大話！您而今要奔歸鄉故，尚無盤纏，幾時得到富貴不相忘時節？說話裏，只見朱存出來道：『咱有一個計策，討得幾貫錢，贈哥哥果足歸去。——只要兄弟每大家出些氣力，探聽得這裏去不遠二十里，有個村莊喚做侯家莊，有個莊主喚做馬評事，家財巨萬，黃金白銀不計其數。咱兄弟每待到二更時分，打開他門，將他庫藏中金帛劫掠些與哥哥做路費歸去，怎不容易？』黃巢道：『若去劫他時，不消賢弟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將劍一指，看他甚人也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個高嶺，名做懸刀峯，自行了半個日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頂接天涯；蒼蒼老檜拂長空，挺挺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鬪，天河與澗水接流；飛泉飄雨脚廉纖，怪石與雲頭相軋，怎見得高？

幾年攬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攬到地。

黃巢四個弟兄過了這座高嶺，望見那侯家莊，好座莊舍，但見石惹閑雲，山連溪水，堤邊垂柳，弄風裊裊拂溪橋；路畔閑花，映日叢叢遮野渡。那四個弟兄望見莊舍遠不出五里田地，天色正晡，且同入個樹林中，待晚西却行到那馬家門首去，從那嶺腰分路入這小路上去，那樹林深處見一

個小小地莊舍，僻靜田地裏，前臨剪徑道，背靠殺人堞，遠看黑氣冷森森，近視令人心膽喪！

料應不是孟嘗家，

只會殺人并放火。

尚讓加入

那朱溫見莊門閉着，不去敲那門，就地上捉一塊土，撒放屋上，只見一個大漢開放門出來，黃巢進前起居，問丈丈高姓？那大漢道：『我姓尚名讓，祖居濮州臨濮縣，因關東饑饉，王仙芝倡亂，遂聚衆落草，欲返鄉里，動身未得。』黃巢聽得恁地說，不覺淚眼汪汪道：『叔叔好交！您知咱也是曹州人氏，只因赴選長安，流落外里，而今盤纏闕乏，无因得回鄉故，撞着朱家三個弟弟，邀小人今夜做些歹生活，且借盛莊歇泊少時，求些飯喫，待晚便去。』尚讓道：『不消恁地，咱每部下自有五百個喫囉健兒，人人猛似金剛，個個勇如子路，倘得門下做個盟主，可擇日便離此間，沿途殺掠回去，不旬日間便到故鄉，參見父母。』黃巢道：『咱有天賜桑門劍一口，所向无敌，何況更有五百人相從，何事不濟？』道罷，尚讓釃酒殺牛，排辦茶飯，黃巢次早與朱全昱、朱存、朱溫三個弟弟相別，臨行拿盞囑付他日兄弟每富貴時節，誓不相忘。道罷，各自離去。那黃巢得五百賊衆，揀下辛卯日離那懸刀峯下，將那村莊放火燒了而去。一路上遇着倉庫，便劫奪米糧，投向曹濮州路回去。不數月，行到臨

濮縣，將五百人潛伏深山中，兩個潛地入縣坊去，但見縣城摧壞，屋舍皆无，悄无人煙，惟黃花紫蔓，荆棘蔽地而已。行到前面，見荆棘中有一草舍，有個老叟在彼住坐，尚讓往見老人，因賦一詩道：

老人來此話離情，

淚滴殘陽訴楚荆。

白社已應无故友，

秋波依舊遶孤城。

高天軍壘齊山樹，

昔日漁家今野營。

牢落故鄉灰燼後，

黃花紫蔓上牆生。

尚讓吟罷此詩，同黃巢問老人借宿。老人道：『昨因王仙芝反叛，尚君長軍敗，已在狗脊嶺伏誅，累及爺娘良賤，一齊斬了，見今出示捕捉他弟尚讓未獲。』說得尚讓頂門上喪了三魂，脚板下走了七魄，遂與黃巢不敢逗留，急奔過那縣北十里頭，小地名仁義里，投奔舅家借宿。行至一更後，月色初上，到得仁義里，悄无一人，只見舅家屋內，新墳纍纍，尚讓行得辛苦，與黃巢且坐歇子，因感泣，乃爲詩一首：

平生感慨有誰知？

何事謀身與願違！

上國獻書還不達；

故園經亂又空歸。

孤城日暮人煙少；

秋月初寒壘上稀。

家境颯然如夢斷；

豈能和淚拜親闈！

黃巢爲見尙讓吟詩，他也吟四句詩道：

秋光不見舊亭臺，

四面荒涼瓦礫堆。

火力不能燒盡地，

亂生黃菊眼前開。

王璠迎少

兩個吟詩一罷，放聲大哭。忽聞人語馬嘶，說得黃巢尙讓兩個潛伏荆棘中，須臾兵圍搜捉，黃巢兩個被亂軍捉住，却是齊州王璠部下兵衆，因見尙讓，喜曰：「尙先生在這裏！」因問黃巢：「此丈姓甚名誰？」尙讓依直與他說了。王璠道：「黃巢莫是曹州冤陶縣黃宗旦的兒子麼？近見費博古向咱道：「將次有個尙鐵面帶得一個黃將軍來，可立他做軍長。」這人應着謠識，近來桑門現，大內金星又現，嘉德殿前黃蟻鬪聲如雷，終南山石人自哭，血雨降下，石人言道：「三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腳踏八方地，果頭三屈律。」又大內前地陷，得石碣，有字道：「貝邊戎，亂中國，非青，非白，非赤，非黑。」此應中央「黃」也；貝邊戎乃「賊」字也。「又三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腳踏八方地。」乃是「黃」字；「果頭三屈律」乃是「巢」字。又京都童謠云：「金色蝦蟆三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今黃將軍目生三角，實應這謠識。小人部下有五百軍，願立黃將軍爲軍長。」黃巢大喜，令尙讓部那懸刀峯下五百人同來，計一千人軍，即日離了仁義里，同那尙讓、王璠三個投向濮州路去，投奔王仙芝。王仙芝聽得黃巢來到，開着寨門，自躍馬出寨迎接黃巢等同寨，分賓主坐定，致酒相問勞。仙芝道：「向與黃將軍同舉進士不中，曾相聚販賣私鹽，苟求升合之利度日，豈料遭世飢荒，落草爲盜，今日復相聚會——此天以英雄賜我也！」喜不自勝，即日署黃巢爲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巢受命大喜，按桑門劍誓師道：「今日之事，皆賴諸君同心戮力，共成伯業。」宰牛設宴，宴罷，吟一詩道：

落葉瀟瀟庭樹紅，

曉楊枝畔帶金風。

君子位重邦家寵，

小人得道琅琊窮。

問鼎昔時觀楚子，

舞雞夜畔笑劉公。

他時端拱麒麟殿，

暫借扶桑掛舊弓。

乾符三年七月，唐僖宗差宋威往沂州與王仙芝迎敵。鬪經五十餘合，那王仙芝力不敵，敗走。宋威奏道：「仙芝已死，百官皆入朝，賀大寇平定。」才經二日後，仙芝又在沂州管下攻剡州縣。當時宋威謊奏王仙芝已死，朝廷已行收兵，又聽得王仙芝復出沒州縣，再遣宋威捕捉王仙芝。宋威部下軍兵皆叛來投王仙芝了。朝廷再改差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部兵討王仙芝。王仙芝自得黃巢來歸後，連攻陷數州，如汝州、陽武、鄂州、唐、鄧等州，及淮南諸州，皆降了王仙芝。軍聲大震，到得十月，朝廷詔刺史裴渥依理招諭王仙芝。那時王仙芝寫着一封書回了裴渥道：

「小人王仙芝書呈裴尚書臺座：仙芝世受大唐國恩，怎肯倡亂？實由懿宗臨朝聽政，委用非人，奢侈無度，賦斂煩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朝廷不行仁政，百姓流殍，无所控訴，相聚爲盜，豈得已哉？今承下諭，倘朝廷柄用賢臣，寬繇薄賦，則仙芝斂兵不戰，免使生靈塗炭，皆尚書仁人一言之利也。仙芝頓兵城下，聽候指揮，伏取處分！」

裴渥得書大喜，即日開城門迎接王仙芝及黃巢等入城，置酒歡宴。正是：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竽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



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宴會已罷，裴渥令書記段璋寫表奏聞於朝。朝廷降詔，除王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詔下，王仙芝大喜，欲拜詔受命。黃巢大怒道：「當初咱每與明公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明公輕信裴渥遊說，獨取美官而罷，使部下五千餘衆，何所歸向？」因奮拳毆擊王仙芝，傷中其首，衆軍誼譁不已。王仙芝便不敢受命，即日將裴渥殺了，分其軍爲兩軍：一翼軍有三千人，從王仙芝大掠蘄州；一翼軍二千人，與尚讓從黃巢就那蘄州分道寇掠。乾符四年二月，黃巢攻陷郟州、沂州、濮州，又取虔、吉、饒、信等州，遂入浙東，擾亂福建諸州。乾符六年正月，朝廷差高駢統兵分道收捕黃巢。九月，黃巢攻廣州甚急，爲見朝廷軍聲再震，遂有厭兵的意思，上表求爲廣州節度使。僖宗使宰相會議，左僕射于琮道：「廣州市舶寶貨所聚，怎可令巢賊得之？請除黃巢充率府。」巢得告身，大怒，擒廣州節度使李迢，使迢草表。迢道：「咱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怒，將李迢殺了，遂寇潭州。話不要絮煩，且說那朱溫自與黃巢相別後，其父朱誠喪亡；朱溫共那哥哥朱全昱、朱存待那母親王氏。一日，菰園內有個方山道人龐九經爲他討地，令朱溫將父喪掘地三尺葬之，不要走却金神。朱溫依他所教，掘地安葬朱五經，只留得金色飛魚二個。

都不全，及被打殺，并斷爲兩三段，填埋穴內；葬父在上。後數日，龐九經回見土色無光，草不潤，溫道是：『七七四十九個金神，走了四十七個，只有兩個，更不員全。汝家雖出二帝，可惜不得善終！』那朱溫葬了那爺，分明是：

神仙指出羊眠地，

福地須還葬福人。

朱溫未滅

劉崇未滅

(河北)

那朱溫葬了那爺爺，侍奉他的娘娘王氏，和那二個哥哥，同往徐州錄事押司劉崇家，驅口受傭工作。那長子全昱爲劉崇家使牛，次子朱存爲劉崇家鋤田，第三子朱溫爲劉崇家放豬，伊母王氏爲劉崇機織。劉崇的娘，夜見朱溫——排行喚做朱三——睡後有赤光，一日自東岡回，見朱三在日中眠睡，有赤蛇貫從朱三鼻裏過。劉崇的娘與他的兒子道：『休教朱三放豬，此兒他日必定富貴。』劉崇便喚朱三其他的兒子劉文政同入學堂讀書。怎知朱三與劉文政却去學習賭博，無所不爲；又會將身跳上高牆，行屋上瓦皆不響；又會拳手相打，使槍使棒，不學而能。鄉里人呼他做潑朱三。劉崇向朱三道：『丈夫當立功名，何故號做潑朱三？』一日，共那劉文政賭輸了錢，厮趕走了，不敢回家。經一月餘，河北地有賊名張占——諱名叫做張捻，搶遍地，白荷葉盃，朱漆笠，楊先，劉文等，打

劫劉崇家財。朱溫得知，同那劉文政在半路截住，捉了張占，奪了家財，放張占自去；共劉文政同去飲酒賭錢。劉文政與那北石佛村教學的秀才楊崇賭錢相爭，拿起骰盆，將楊秀才一下打殺了；被捉去押下徐州左獄拷勘，分明是：

官法如爐，

人心似鐵。

崇子文政賭
入獄

那文政已下獄了。朱三問劉崇覓錢二百文，待去徐州救取劉文政。一夜趕到徐州，撞着一個鄉人，朱溫請他入酒店買些酒喫。飲酒後，問鄉人道：『怎生有路入得左獄？』鄉人道：『左獄皆是重囚，若折人一股，眇人一目，打落人雙齒，便該重罪，即得入獄。』朱溫便尋鬧揮拳，打落了鄉人兩齒，被地分投解徐州，送左獄禁勘，恰與劉文政同匣。是夜三更，風雨驟作，溫打開匣，脫了枷，同那劉文政躍身從氣樓走出，撞着弓手節級霍存，白守信，他兩個曾在劉崇家做莊客，認得是朱三、劉文政，四個厮趕同走，奔到劉崇莊上，忽見莊上火焰起，朱溫知是張占又來打劫劉崇家財，又奪下了家財，放張占去。朱溫與劉文政商量：『咱若久留此處，必定帶累劉崇打官司，不如落草閃避。』晝間潛伏，夜後起行，將次到齊州界，夜色二更，月明如晝，如何見得？

の人股走

遠望青霄練靜，遙觀碧漢澄輝。銀河時度現微光，斗柄橫移星宿轉。月華如畫，天靜無雲。譙樓禁鼓報三更，漏滴銅壺中夜至。

是夜月光皎潔，撞着一陣軍馬，約三百餘人，將朱溫四人喝住，問道：「您是誰人？要從那裏去？」朱溫應聲道：「小人是潞朱三，敢問將軍姓氏？」那爲首的人大喜道：「我前時見張占說道，有個朱三的雄勇過人，正要與弟兄同來蕭縣裏相探，不意自中夜相逢，咱是牛存節，青州博昌人氏，不得已而落草。」邀請朱溫，和那劉文政、霍存、白守信等四人，同入林中，共飲。堅請朱溫做個軍下首領，牛存節副之。議論一定，朱溫向牛存節道：「此去齊州，近在五十里，打聽得官兵四集，怎可久居？我等聚衆數百爲強人，若不攻打州縣，如何能致富貴？」一村不如一縣，取一縣不如取一州，咱每要差一人去齊州打探。」朱溫使霍存打扮做莊家人去。劉文政堅欲同往，溫道：「您愛貪酒，莫誤我事。」文政堅要共霍存去，去到齊州探事已了，向霍存道：「朱三哥怕我喫酒，咱今事了，喫些又礙甚事？」遂入酒店，連飲了數升，忽見一少年，將一口刀要賣。劉文政要買，問多少價？少年道：「要價錢三百貫。」文政道：「恰有三百錢，問你買了。」少年人怒道：「您三百錢只買得胭脂膩粉，咱

每這刀，要賣與烈士。」文政道：「您怎知我不是殺人烈士？」遂奪少年刀，殺了少年人，被地分捉了劉文政，解赴齊州。霍存獨自一個，走回寨上來報事。因朱溫道：「又却是劉文政貪酒誤事也。」牛存節道：「須索去救他。」朱溫道：「咱自徐州劫獄後，官司防備嚴緊，只得候出斬時，去劫法場救他始得。」打聽得齊州掃洒法場，要出重囚，朱溫與牛存節詐做賣柴人，藏刀仗放柴內，用大車載入城，藏刀在袴內。在法場人叢中，四散分布了人。到日中時分，有監斬官楊巡檢名慶的，管押劉文政赴法場處斷。牛存節鳴鑼爲號，朱溫等各執刀奔來，將劉文政奪了，出北門望鮑山路去。奈楊巡檢統軍趕來緊急，朱溫墜身入澗，別尋路走，與劉文政、牛存節、霍存、白守信四人相失了。真個是：

相逢不下馬，

各自奔前程。

且說那朱溫出澗，取登州路去。方入城，被一人向前將朱溫扯住，喝道：「你怎在此？」說得朱溫股慄驚顫。那人向朱溫道：「咱是您的姊夫，登州孔目官燕守志也。您恁時幼小，認我不得，我將你去探你姐姐。」遂帶朱溫回家。時八月十五日也。登州有海市，燕守志邀朱溫同看海市。忽莊客來下書，報道：「張占強人下海，要覓酒食，犒設兒郎。」燕守志正在煩惱，朱溫向燕孔目道：「姊夫與家

老小且往鄰村閃避。咱在此應對他不妨。張占使人來報信，被朱溫射了一箭。張占奮怒，入來覷見是朱溫，大驚問道：「朱三哥何故在此？」朱溫道：「燕孔目是咱姊夫，他無可犒設，您來喫些個酒了去。」張占道：「來早下海去，恐怕你闕少果足。」留金銀贈朱溫，相別而去。這正喚做：

螳螂正是遭黃雀。

黃雀隄防挾彈人。

次日，燕孔目歸莊，向朱溫道：「強人張占，自來擾害平民，賴得朱舅保全。若得朱舅只留此住坐，使強人不敢來，這村中皆荷威德。有少事相聞，咱有小女，尚未適人，欲侍巾櫛。」朱溫聽從其言，擇日成親。花燭夜宴會，可謂是：

簫鼓喧天，笙歌聒地，畫燭照……一個神仙。

那朱溫成親後，才得五七日，有兩人：莊同尋朱三，見朱溫道：「昨日張占來，說您在這裏。李將軍教我二人來取你，你却在這裏做女婿，好快活！」朱溫便將那張占所贈金銀，付與丈人燕孔目，「權爲看覷妻子，三年却來相取。如三年不來，即一任改嫁。」便辭了燕孔目而去。共着霍存、白守信，每日晝則隱伏，夜則起行。正行間，撞着虎與牛鬪，霍存、白守信說得走上樹去，彈了朱溫靠樹放虎。

過，放一箭射中虎肩膊，拔槍刺牛中肋。忽有一人從背後笑道：「朱三哥真勇士也！」霍存、白守信道：「這個李將軍。」朱溫跪見。李將軍將朱溫手攜取，入寨相共商議：「今天下盜賊紛紛，童謠四起，咸言黃巢應讖。今小人要共公等率兵投他，共圖大事。」朱溫見恁地，說道：「黃巢舊時至咱家裏，與咱每結義爲弟兄，也是咱每哥哥。今聞黃巢引兵犯宋州去，咱願隨李罕芝、霍存、白守信等三人，厮趕去投黃巢。」巢見朱溫，敍舊日弟兄情話，大喜道：「咱久聞威名，今日得共其事。」即拜尙讓爲太尉。朱溫爲金吾將軍，下令謂朱溫道：「宋州歸德節度使張麤，年老無兵，不肯降附。限三日，您破宋州。未行間，有流星馬走報：徐州大將黃鉞來救宋州。巢與葛從周商議，使朱溫去截黃鉞兵。溫道：『先受命限三日取宋州，乞別差人。』黃巢道：『截黃鉞的勾當，須索你去。』朱溫歸告，指使李彥威道：『您去攻破宋州，爲我奪取張節使歸娘，才得便發文字來報我。』當日宋州已破，張麤自縊而死。李彥威來申：『今得張歸娘，申上將軍。』朱溫得書大喜，却不防備被徐兵劫寨，殺傷甚衆。黃巢大怒，急召朱溫至帳前，怒罵道：『您是咱每弟弟，故把宋州兵權付您，却爲貪女色，擅自離軍，折了我兵三千。若不行軍令，怎能伏衆？』喝令李罕芝將朱溫推去法場斬了。欲待下手間，聽得有人喝道：『不得枉。』

朱三哥真勇士也

朱溫至帳前

壞勇士！李罕芝擡頭一覷，却是劉文政、牛存節、霍存、白守信等四個。『我每同將軍歸投黃大王，今未蒙賞賜，便要行刑。若放朱溫，大家無事；若不肯，請與將軍決勝負了去也。』李罕芝不得已，引衆人來告黃大王，乞放朱溫。葛從周道：『且恕一次，後犯不赦。』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統軍入潼關，未幾，又引兵趣長安。百官奉僖宗皇帝駕幸興元。黃巢陷長安，凡唐之宗室在長安者，盡行屠殺。遂入大內，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元年。授尙讓爲太尉，朱溫爲金吾衛上大將軍，屯兵東渭橋。黃巢既稱帝，便驕奢无度，命朱溫統兵二十萬攻河中。那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見賊勢方熾，姑欲少屈，以紓目前。奈黃巢調發无厭，一日，驅黃巢使命盡殺之。統兵與朱溫迎戰，兩處陣員，陣前一員將，綽馬出陣，却是人材凜凜，有如天降鬼魔王，容貌堂堂，撼動天關，藥叉將，鬪經幾合，只見朱溫拽馬退走，被王重榮伏兵四起掩擊，車馬兵士，殺傷過半，獲糧草兵器四十餘缸。朱溫敗走，遣奉使王處存結盟，引兵就渭北田地裏屯駐。中和元年，朱溫攻陷鄧州。二月，鄭畋糾合党項羌，拓跋思恭會兵郿，延與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乃傳檄天下，檄文云：

『昔漢遭王莽之變，二十八將感會風雲，而開中興之業；晉罹五胡之亂，而祖逖擊楫中流，誓在

興復；王導新亭之嘆，亦欲戮力神州。何物黃巢，敢行稱亂，迫脅天子，屠戮城邑，俘我人民，掠我金帛，海內聞之，莫不切齒。今帥諸路兵馬勤王，遠近忠義之士，各思自奮，翦除巨賊，掃清中原，使園陵再安，鐘簾如故，顧不踴歟？檄書到日，戮力功名，封侯圖王，在此一舉。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檄！』

檄書才下四月，官兵聲勢復震。唐弘夫領兵屯駐渭北，王重榮領兵屯駐沙苑，王處存屯兵渭橋，拓跋思恭屯兵武功，鄭畋屯兵盩厔。當時黃巢部兵迎戰，唐弘夫在地名龍尾下寨，排背水陣，與黃巢廝殺。黃巢連輸數陣，引兵投東便走。當有程宗楚部軍，先入長安城。唐弘夫共那王處存帥精銳兵士五千人，星夜入城，百姓歡聲動地，各拋擲磚瓦，趕殺巢部下潰軍。唐弘夫等，大縱軍兵討擄劫掠倉庫，開宴犒軍。黃巢露宿地名霸上，探知前軍无備，再攻長安。程宗楚、唐弘夫跨馬迎敵，被黃巢放一箭，先射中程宗楚額角，墜馬而死。唐弘夫方待退走，被朱溫躍馬趕上，橫槍一刺，刺下馬來。軍士被殺者，十分已着了八九分。黃巢兵再入長安城，縱軍洗城，不問老幼，一時屠戮，流血成川。勤王諸軍，盡皆潰散。乾寧二年正月，王鐸上表，自請做諸道行營都統，辟崔安潛做那副都統，辟周宥、王重

榮做司馬，辟諸葛爽、康實做先鋒使，差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做京城三面行營都監使。朱溫打聽得官軍又四起，黃巢問朱溫道：「咱自稱帝後，再入長安，軍民都有怨望，爲之奈何？」朱溫道：「哥哥自從做皇帝後，殘忍忒惡，只因洗城令下，尸骸滿城，民無固志，掠得府庫子女，不放散賞軍，軍有怨言，咱聽得四處已得州縣，大半反叛歸唐，有那同州是個要害田地，須索個好伴當每去據守。」黃巢回言：「不奈何煩朱將軍去，同州緩急，看兄弟的面皮相救援則個。」道罷，朱溫待歸營收拾了，分付着老小，揀好日起行。只見那妻子張歸娘淚漉漉的下，朱溫向張歸娘道：「咱每行軍發馬，您哭則甚？」張歸娘只管含羞不說，淚珠似雨，滴滴地流滿粉腮。正是：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朱溫鎮日價只是去四散走馬趨毬，使槍射箭；怎知他渾家曾被黃巢親到他軍營來相尋，因見張歸娘生得形容端正，美貌無雙，使些潑言語，要來奸污他，奈緣張歸娘是個硬心性的人，不肯從允，跪謝黃巢道：「妾丈夫朱三，是大齊皇帝的弟弟，大齊皇帝便是妾的伯伯，皇帝新得天下，未有休兵之期，豈宜行這無道德的勾當？」道罷，有人報朱溫已回，黃巢潛身便走。那時節張歸娘不曾敢

向朱溫道：今聽得朱溫要往同州，只得依直說了。朱溫未聽得萬事俱休，才聽得後，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卻不叵耐這黃巢欺負咱每忒甚！』時下間，便帶將他的老小，部所屬軍，不辭黃巢，迤邐向同州路去。黃巢得知朱溫有反叛的意思，差使命岳喜來趕，到那小地名離愁村，趕着朱溫。溫將岳喜殺了，教他的伴當將岳喜首級回去報與黃巢道：「朱三傳示黃巢，您今盜有長安，僭號大齊皇帝，全不記得咱每兄弟帶挾他在懸刀峯下結義做弟兄，相同投奔着，尙讓時分，曾指天說誓道：『富貴時，無相忘。』今才得長安，便要來奸占咱每渾家，這黃巢是個無信行的頭口，咱自去據了同州，他日相逢，不妨廝殺。」道罷，將些銀子與那岳喜的伴當，交他好好的傳示着，說得那廝命如柳絮飄風，心似烏鳶中彈。二月間，朱溫趕到同州據守，又侵了華州。四月間，王鐸統諸道兵進逼長安城，那黃巢部下叛去的十分去了七八分，同華二州，又被朱溫據了。九月十一日，朱溫同華二州來投王鐸歸降。王鐸一見朱溫，自下階攜朱溫手，接入帳，坐定，議要捉黃巢。朱溫道：「黃巢所恃者，惟尙讓，葛從周兩人尙讓與小人有肚皮，咱密地招之，令他先叛，然後謀取葛從周，若除了這兩入，巢賊不足平也。」王鐸聞說大喜，署朱溫爲同華節度使，寫着表一道，奏了。表文曰：

『臣王鐸近欽奉 聖旨，統領諸道兵馬，攻取長安，共圖恢復。於今月十一日，有偽齊黃巢義弟朱溫，將同華兩州印信，部領所隸軍馬二萬，赴軍前納款願附；且進除兇之策。臣鐸切謂王師所向，軍民響應，忠義勇烈之士，歸誠効順，倘無激勸，何以獎厲後來？已便宜署朱溫充同華二州節度使外，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昭宗皇帝在興元，得王鐸表奏，出示臣寮。田令孜賀云：『天心悔禍，義士來歸。且同華乃要害田地，今爲王都統收復，巢寇無能爲矣。此天與我，以興復王室之機也。宜乘朱溫來歸，結以恩信。』朝廷差着使命，宣授朱溫做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喚做全忠。那朱溫既得招討副使，潛地遣霍存輕身入長安城裏，招誘那尙讓，便寫着一封書道：

『小弟朱溫書奉 尙二哥哥軍師元帥鈞座。小人自懸刀嶺下，得與哥哥相遇，那時黃巢與溫兄弟結義爲弟兄，誓願富貴無相忘。自投王仙芝後，同舉大事，今僭稱偽齊，盜有長安，便生欺負之心，因截徐兵，幾遭虎狼之手，賴得葛先生保全，僥倖至此。溫去逆從順，今蒙 大唐皇帝，賜溫改名全忠，宣授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與曩時從那販鹽賊黃巢爲鼠盜日，天淵之隔。今欲

邀哥哥同來歸忱。天朝保有富貴，未委哥哥意下如何？未會 尊顏，切乞 保重。小人朱全忠書呈。』

為讓師來

霍存得書後，一直奔入長安，尋見尙讓投下。尙讓道：『喜得朱三弟消息。』因留霍存住經兩日，『候咱與葛先生商量，若得葛從周相允，黃巢特机上肉，何足慮哉？』兩日，霍存辭歸。尙讓道：『咱更不回書，您好生傳示朱招討道：咱與葛先生商量，我兩人若歸大唐，自是：路莫若且留軍中，約有進兵時節，咱兩人從內叛起相應，屠這：寇，反掌間耳。但彼此須索機密，不可漏泄。所謂機不密則害成也。』得黃金十兩，津發霍存回歸。朱全忠得尙讓的信息，於十一月尙讓招誘葛軍師，將黃巢親信人向鐵面、溫爺等，一齊殺了，奪取他軍來歸朱全忠。十一月，朱全忠使葛從周統兵攻取兗州，自統大軍相繼攻城甚急。兗州太守朱瑱使部下將賀瓌、柳存、何懷寶部兵萬餘人，攻襲曹州。葛從周又自策應曹州與兗州之圍，遂解。朱全忠部兵追趕賀瓌等，行至鉅野趕着，與三將布陣索戰。兩處陣員，皂雕旗開處，一員將軍出陣前，高叫：『咦！陣上有甚頭目出來相見？』朱全忠上馬出陣問：『賊陣上將軍，願聞姓字？』全忠駐馬道：『我是大唐招討副使朱全忠，諱名喚做潑朱三，對陣將軍，願

開姓氏。』那將軍答曰：『咱是朱太守下部將賀瓌。我既走避，招討只管趕來則甚？』可謂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朱全忠聞說，勒馬便鬪。但見如兩虎爭餐岩畔，如二龍奪寶波心。跨馬當鋒，玉斧斫來心膽碎；披袍臨陣，金槍刺動鬼神驚。二將馬交，鬪經三十餘合，不見輸贏。只見黑風四起，殺氣漫空。頃刻間，那賀瓌兵敗。朱全忠縱兵掩殺，生擒三將：一個是賀瓌，一個是柳存，一個是何懷寶。俘獲三千餘人。朱全忠將所獲的俘虜，盡皆殺了。縛三將向那兗州城，與朱瑄道：『三將已敗，何不早降？』道罷，將柳存、何懷寶二將殺了，放賀瓌入城，招那朱瑄去。不半日，朱瑄同賀瓌來降。兗州遂已收復。中和三年閏月，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州。鄆州二月，朱全忠遣龐師古統所部兵攻鄆州，數月不下。六月，李克用進兵攻取魏博，朱全忠遣葛從周統兵解魏博圍。葛從周受命，部兵次地名洹水。李克用引兵對陣，——一箭礮石打不到處——兩處陣圓，李克用與葛從周交馬對戰。葛從周密地使人就陣前盤坎鬪戰，正酣，李克用馬跌，幾被散軍執住。李克用見勢急，放一箭射殺了散軍。葛從周見不分勝負，遂同龐師古統所部軍攻打鄆州，遂復鄆州。那朱瑄兵少糧盡，不復索戰，但引水來，開着那深

濠，爲固守計。龐師古與葛從周商議，命工匠造着浮橋，晝夜濟師。朱瑄困蹙，棄城逃走。走到小地名殺猪林，被散兵拿住，解送朱全忠軍前。朱全忠大軍入鄆州，署龐師古做着天平留後職名。捉……瑾的妻子赴軍前。朱全忠的渾家張夫人請見瑾妻下拜，夫人亦答拜。向瑾妻道：『兗、鄆與司空約爲兄弟，今以小嫌，起兵相圖，使吾媼困辱至此，使汴州一旦失守，賤妾亦如吾媼今日之受辱也。』朱全忠遂逐瑾妻，押朱瑄就軍前斬了。自此鄆、齊、曹、棗、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十四個州府，皆受朱全忠節制。朱全忠犒設大軍罷，使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州。十月，朱全忠大舉擊楊行密，到地名清口屯駐。楊行密與朱瑾統兵三萬索戰。龐師古就清口下營，謀士王浩向師古道：『營地汙下，恐有灌水之患。』師古恐其惑衆，斬了王浩。楊行密先布陣索戰，與龐師古交鋒，鬪經數合，被朱瑾統五千人駐中軍，壅淮水灌師古軍營。汴兵大亂，行密與朱瑾乘勝掩擊，溺水的殺死的，不計其數。被楊行密拿了龐師古，就軍前斬了。葛從周收拾潰軍，不滿千人，來奔朱全忠軍前。朱全忠軍勢稍衰。光化元年三月，朱全忠使副使韋震入朝，求兼鎮天平。朝廷怕朱全忠勢燄，宣授朱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四月，朱全忠會集幽州、魏博兩處兵馬，攻擊李克用，連拔洛州、

邢州、磁州，李克用威聲頓減。十二月，李罕芝——諱名喚做磨雲將軍——先從李克用收捕王行瑜，屢獲勝捷。一日，向李克用道：「小人從相公行軍，仰荷福廕，戰無不勝，攻無不服，也指望垂名竹帛，願相公保奏，得個帥府的名分，也不枉了健兒每辛苦。」李克用道：「您怎不知王行瑜當未反叛，也只因倚恃功勞，邀求官爵，故朝廷差咱每收捕，破賊時分，咱已具奏，催趣蘇文赴鎮札住了。當今又有聞奏，怎不道我每也學王行瑜的一般行踏？候咱歸鎮後，爲公奏功，未爲遲也。」李罕芝因此不悅，恰遇昭節義度使薛志勤薨，背密地引澤州兵馬乘夜入潞州城，將州主殺了，投降朱全忠。在後，李克用使李嗣昭統兵來趕李罕芝，不及，李嗣昭先取道入澤州，將李罕芝的老小一齊拿了，解送晉陽。李克用軍前，朱全忠表奏署李罕芝做昭義節度使。光化二年正月，劉仁恭進兵攻取魏州，有節度使羅紹威到朱全忠軍前納款求援。朱全忠道：「劉仁恭恣行殺戮，且有單可及驍勇，此亦勁敵，未易破也。」急請葛從周至帳下商量，調遣李思安統所部精兵救魏。劉仁恭打聽得朱全忠部將李思安前來救援，急遣單可及疾忙將領精兵五萬人，前來迎敵。那單可及素號驍勇，心裏欺負着李思安兵少，

却被李思安將兵馬藏伏在四處了，寫着了書來單可及軍前索戰。那單可及恃勇，便輪刀上馬出陣接戰。李思安躍馬交關，經二十餘合，思安拽槍佯敗，退走。單可及乘勝追擊，走到小地名滄灘，伏兵四出掩擊，單可及被李思安刀橫膊轉，從馬上斫下來，俘殺三萬餘人。葛從周乘勝攻破魏州城。劉仁恭爲失却單可及，仰天大哭，自放火將軍營燒了，一夜逃遁。葛從周向朱全忠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只好一就攻取河東。」使那氏叔琮做着先鋒。李克用使周德威前來接戰。那氏叔琮部下有一個驍將是陳章——諱名叫做陳夜叉——向叔琮軍前請單騎與周德威索戰。「聽得河東倚重者周陽五一個，今番定要生擒活捉來獻軍前，就求一州爲賞。」道罷，到地名洞渦與周德威挑戰。德威詐敗走卻，陳夜叉一直趕上，被周德威奮鐵搥反擊，陳夜叉墜馬，被周德威生擒，以獻李克用軍前。葛從周亦引兵退守魏州。李克用喜曰：「周陽五此舉，足以雪滄灘一敗之恥矣！」舉酒相慶，奏辟周德威充行營司馬。光化三年四月，朱全忠請葛從周赴行府議事，命左右排辦些茶飯飲宴。朱全忠道：「自陳夜叉一敗後，獨眼龍威望日盛，咱思量有舊日的弟兄劉文政、牛存節幾個，驍捷有膽智，須索去尋他每來共圖大事。」葛從周道：「俺細思鎮州密邇太原，若得王鎔與那

獨眼龍不甚通和，則可以專意攻討矣。」全忠道：「有甚人可去招誘王鎔麼？」葛從周道：「這事容易，探聽得王鎔屬官周武，與咱每是個姻眷，俺使他招那王鎔，若得鎮州，則河東不足憂也。」遣周武奉使鎮州，恰遇成德判官姓張名澤的，也說那王鎔，喚他來降朱全忠，則可以借朱公聲援，李克用縱強，不足怕懼。王鎔決意將鎮州來歸，此後瀛州、景州、莫州、定州，不戰自潰。王處直詣軍前，獻繪帛十萬疋，犒設軍旅。朱全忠仍為表聞於朝，求節鉞。河北諸鎮，一舉而定，莫非受朱全忠的節制。朱全忠一日會着那葛從周、王鎔、王處直、那氏叔琮、張澤、周武、李思安、李罕芝、羅紹威、朱友裕、韋震等，大小十一官人，做着個太平筵會。那筵會如何？

寶盤雕俎，玉罍犀瓶，滿筵珍果，間新奇，裝釘嘉肴，香馥郁；中噴金鼎龍涎，盞面上波浮綠蟻。筵會才半，那李罕芝共葛從周幾個，手拿金盞，向朱全忠座前稱賀道：「明公威震河北諸鎮，悉甲長驅而前，河東特囊中物耳。請此卮酒，為明公壽！」朱全忠接盞飲罷，却回獻那幾個官人酒。——正是賓主諠譁，觥籌交錯，忽見筵前有一個白兔走過，那個白兔生得霜毫錯落，玉體輕盈，四蹄壯健，疾如風，雙眼鮮明，光耀日。那白兔從筵前過，倘若無人，出沒走躍，喫那朱友裕張着那弓，放着個

的？箭，箭到處，那白兔死倒在地，使人取來，可喫作怪，那白兔又變成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四句寫個甚

河北雖平定，

少陽重困危，

崔公同舉事，

趣向大梁歸。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目錄

卷之上

論沙陀本末

李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

李國昌父子北入韃靼國

李克用奉詔伐黃巢

李克用統兵復長安

李克用進軍至汴州

李克用宿於上元驛

薛志勤救李克用

僖宗遣使為二人和解

李克用奏請車駕還宮

李赤心生李克用

詔兩鎮合兵攻沙陀

李友金招李克用歸唐

李克用一日三捷

朱全忠求救於李克用

朱全忠請李克用入城

朱全忠謀殺李克用

李克用訴朱全忠於朝

進李克用為隴西郡王

朱玫立襄王煜監國

李克用進討朱玫。

削奪李克用官爵。

復李克用官爵，使歸鎮。

李克用為招討使。

進李克用爵為晉王。

李克用攻劉仁恭。

李克用與劉仁恭和。

李克用病篤。

李存勗襲位為晉王。

晉王擒劉仁恭，劉守光。

晉王襲取澶州。

李存審收劉鄩。

李克用享土於三垂岡。

李克用上表訟冤。

遣李存勗詣行在起居。

李克用收三叛。

昭宗出幸華州。

朱全忠使氏叔琮攻晉。

朱晃篡唐稱帝。

李克用以兵柄付李存勗。

晉王自將救潞州。

晉王攻取魏州。

劉鄩攻魏州。

安金全攻退梁軍。



卷之下

契丹進圍幽州。

李嗣源敗契丹，復幽州。

晉王攻拔楊劉城。

諸將勸晉王稱帝。

李嗣源救幽州。

晉王引軍趨魏州。

魏州僧獻唐傳國寶。

晉王敗梁軍於德勝。

晉王引兵救魏州。

晉王即皇帝位，定國號「唐」。

李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唐主統兵屯澶州。

李從珂殺退王彥章。

李紹奇生擒王彥章。

命李存審嗣源據守德勝。

李存審擒張文禮。

李嗣源統兵復鄆州。

梁遣王彥章攻德勝城。

唐主問計於郭崇韜。

唐主遣軍至鄆州。

唐主釋王彥章之縛。

李延孝請先取大梁。

梁主朱友貞自殺。

李嗣源迎唐主軍。

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唐主好伶優戲。

唐遷都洛陽。

命宦者采求民女充後宮。

預借夏秋二稅。

郭從謙帥兵反。

李嗣源入洛陽。

百官請李嗣源監國。

祝天早生聖人。

唐軍到曹州。

李嗣源軍入大梁。

段凝詣李從珂降。

加李嗣源為中書令。

唐主自呼李天下。

郭崇韜請立皇后。

建避暑樓。

李嗣源上表訟冤。

唐主為門高所弑。

收莊宗骨殖殯葬。

李嗣源即帝位。

安重誨誣從珂反。

解安重誨機務。

翟光鄰殺安重誨。

李從榮舉兵反。

明宗殂。

潞王舉兵入長安。

潞王即位。

石敬瑭出河東。

石敬瑭請傳位許王。

契丹立石敬瑭為帝。

召李從珂為左衛將軍。

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皇城使斬李從榮。

閔帝從厚立。

閔帝出奔魏州。

遣王巒鳩死閔帝。

劉知遠勸石敬瑭叛。

契丹助石敬瑭伐唐。

廢帝自焚死。

